

时间停止的 校园

冷たい校舎の

時は止まる

Tsujimura
Mizuki

(日)
辻村深月
著

吕灵芝
译

辻村深月

时间停止的校园（上）

（日）辻村深月 著
吕灵芝 译



TSUMETAİ KOUŠHA NO TOKI WA TOMARU JYOU, TSUMETAİ KOUŠHA NO TOKI
WA TOMARU GE

© Mizuki Tsujimur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停止的校园: 全2册 / (日) 辻村深月著; 吕灵芝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33-1910-2

I. ①时… II. ①辻…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3581 号



时间停止的校园 (上、下)

(日) 辻村深月 著; 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封面绘图: 李思思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326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910-2

定 价: 58.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 | |
|-----|-------------|
| 2 | 闪回 |
| 5 | 第一章 初雪 |
| 26 | 第二章 机缘之日 |
| 66 | 第三章 女性朋友 |
| 115 | 第四章 事件当天 |
| 156 | 第五章 没有妖怪 |
| 191 | 第六章 明朗的绝望 |
| 219 | 第七章 不见了一个 |
| 256 | 第八章 玻璃森林 |
| 293 | 第九章 黑暗中伸出的手 |

在冰冷校园中，与他们共度的时光。如今，你又翻开新的一页，踏上雪花飞舞的上学路。想到这里，你就能继续前行。

这句话俨然成了我的名片。

初次见面，我是辻村深月。

闪回

掉下来了，当时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如今已是记不清了。

我觉得，在那一刻，那个瞬间，确实有人在某处叫了那么一声。并且我认为自己确实听到了那个声音。只是若问我到底是谁叫的，又是什么样的声音，我的记忆便霎时模糊起来，难以分辨。

我只记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然后，在已然麻痹、阵阵抽痛的大脑中，悄然冒出了这么个声音，清晰可闻。

掉下来了。

在冻结了一切的空气中，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凝视着楼顶。

三层教学楼的最高点，楼顶。上面站着一个人影。仰头的动作使后脖颈有些痛，那疼痛同时也印证了楼顶的高度。高得让人绝望，不知为何，他如此想道。

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不眨。

他怎么站在那种地方？今天他都做了些什么？今天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他到底想做什么？

他背对着楼顶护栏，垂着头，一动不动。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女孩子们带着哭腔不断劝阻，但声音仿佛都传不到他那里。

他呆立着，不知所措。只见那身影突然动了。

那个瞬间，他听到了声音。

掉下来了。

他无法移开视线。女孩子们发出尖叫。快来人，快来人啊，有人在喊叫。

“掉下来了。”

黑影离开了护栏。

考试压力？弥漫在县属高中的不安

私立青南学院高中 高三学生学园祭期间跳楼自杀

十二日，县属S市私立青南学院高中，一名高三学生从教学楼楼顶跳楼身亡。正值学园祭最后一天，许多外校生也来参加活动，却发生了如此惨案。

死者的自杀动机尚存在许多不明之处，校方发表声明称，不存在该生受到欺凌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是县内名声在外的高升学率名校，为此也有相关人士猜测，该生的自杀原因或许是高考压力过大。

十月十三日《地方S新闻早报》

第一章 初雪

(一)

清晨，一踏出玄关，刺骨的冷风就掠过指尖。

辻村深月紧了紧包裹住脸颊的围巾，抬起头来。铅灰色的天空中飘着点点雪花。难怪这么冷。

她吐出一口白气，左手拿起自行车钥匙，正好望见母亲走出玄关。

“小深，今天怎么办？在下雪呢。”

这个时间，母亲也该准备准备去上班了，但她还跟早餐时一样围着围裙。深月看看母亲的脸色，又看看飘雪的天空，摇了摇头。

“没事，不用了，我骑车去。”

“妈妈送你去吧，你这样会淋湿的。”

“我撑伞，没关系的。你还是快准备准备吧，下雪容易堵车，妈妈会迟到的。”

深月话音刚落，母亲就夸张地叹了口气。她走到屋前，与女儿

面对面站着。

“你啊，撑伞骑车太吓人了，我可不敢让你这么干。你平时两只手骑车都像随时会跟汽车撞上似的。更何况，万一得了重感冒可怎么办？小深你身体太弱，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考试了，还是我送你去吧。”

“唔，怎么办呢……”

“还有，你昨天到底是几点回来的？”

“啊？”

母亲双手揣进围裙口袋里，缩着脖子问。

“你昨天不是说要到榭老师那儿去吗？……如果是临近考试有点紧张，我能理解，可大晚上的跑出去，妈妈也会担心的。你是在我睡着之后才回来的吧？”

“啊，嗯。对不起。”

昨天她突然觉得心慌意乱，便去了榭家。深月想起她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榭的模样。榭老师去年开始担任他们的班主任，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家就在附近，独居。或许因为年轻，他跟班上的同学很合得来，也很照顾学生。因为住得近，又是无拘无束的单身，不仅深月，其他同学也经常跑到他家去。特别是入冬以后，高考渐近，同学们造访得更加频繁，深月到他家去问习题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不过，深月喜欢他的原因可不止这些。其中另有隐情。

榭与深月打小就相识，母亲也早就认识他。说白了，就是从小玩到大的邻家大哥哥。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也算青梅竹马。

“你让小榭送你了吗？就算住得近，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也太危险了。”

“啊，嗯，对不起。下回我尽量不拖太晚。”

“这没什么，但妈妈多少有点担心你。今后能在家学习就别到处跑，好吗？”

昨天她是几点离开榊家的呢？记不太清了，但确实挺晚的。她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了。尽管留了门，但母亲先睡了，看来母亲也没多担心自己。

“对了对了，话说回来，我们该送什么新年礼物给小榊呢。他喜欢什么花？”

“啊？什么花？”

母亲突然转换话题，深月不由得皱了皱眉，反问道：“为什么要送花？”

“因为你升高中时就给当时的班主任送了花啊。这回也一样要表示感谢才行。毕竟小榊对你关照有加。”

“讨厌，别开玩笑啦，我才不要呢。而且班上其他同学都不会送的。”

“啊，大家都不送吗？”

“不送。何况他跟花一点都不搭，还是算了吧。我觉得送点儿吃的不错，点心之类的。”

深月说完便转过身，看了一眼手表。离预备铃还有一段时间。虽然母亲送她上学的提议有点吸引力，但深月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要是你担心，我就不骑车了。现在还早，我可以走路去。而且我约了人。”

“哦，是博嗣吗？”

“嗯，他可能已经在等我了。先走啦。”

深月一边想着鹰野博嗣，一边撑开伞。鹰野博嗣也是跟她一起

长大的邻居家的孩子，自从两人考入同一所高中，就每天相约一起上学。

母亲说：“今天别太晚回家，外面可能会积雪。”

“知道啦。”

自天空飘落的雪花似乎比刚才大了一些。

“路上小心。”

“知道啦知道啦，快考试了，我会小心走路，‘不要滑倒’的。”

打开院门走上家门前的路，外面比她预想的还要冷。如果走快点儿，二十分钟就能到学校。深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耳机塞好，打开音乐。随即在铺满雪花的白色道路上走了起来。

下雪的早晨，天空阴沉沉的。

她看着天，呆呆地想。那颜色让人联想到铂金的光彩。深月心不在焉地听着耳机里传出的流行乐，伸了个懒腰。大雪纷飞，乍一看倒也有种爽快的感觉。但也因为如此，今天的天空似乎格外缺乏真实感，深月隐约觉得自己曾经看到过同样的光景，这种缺乏真实感的场面，对了，就像梦里见到的光景。

深月所在的小镇每年都会下几场这样的雪，只是今年比往常早了一些。还没到新年就下这么大的雪，应该是几十年一遇吧。

但深月心中既没有惊异也没有惊喜，只是感到冷气直侵骨髓。她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好冷啊……”

走到两人平时相约的路口，深月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天空和道路。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店铺都关着卷帘门，门上还结着霜，仿佛整个城镇都被冻结了。

她背靠着干洗店的卷帘门，低头凝视脚边的积雪。突然感到有

人走近，深月抬起头。右边有个男生骑着自行车过来，认出那个伞也不打冒雪骑行的男生后，深月直起身子。对方也马上认出了她，在深月面前停下车来。

刹车声刺耳。

“早上好，下雪了呢。”

正是青梅竹马的鹰野博嗣。同一所高中的同学。

“早上好，你没带伞？”

深月关掉音乐，摘下耳机，小跑着靠近鹰野。他还跨坐在自行车上，肩头已积了一层白白的雪花。深月撑起伞，鹰野苦笑着钻了进去。

“其实带了一把折伞，只是与其辛苦维持平衡，我情愿被雪淋湿。撑着伞实在太麻烦了，我就想干脆骑着车冲到学校去。”

“会被淋湿哦。等你骑到学校就该湿透了，还得穿一整天湿衣服。你不觉得很惨吗？”

“呃，你今天没骑车啊。真是明智的选择。”

“啰嗦。”

深月戳了他一下，再次抬头看向天空。

“我的伞够大，咱们一起推车走吧。”

“真不好意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上到几点？”

鹰野轻轻擦掉落在眼镜上的雪花，推起了自行车。他个子很高，深月得抬起头才能对上他的目光，因此不得不伸直胳膊才能让伞遮到他。鹰野也发现了，于是一把拿过她手上的伞，嘴上说句“麻烦了”，递过他的自行车车把。深月推着车，鹰野打伞，两人在积雪的道路上缓缓前行。

“今天应该只有早上的课。两场一个半小时的特别讲座，好像是

日本史和……英语吧？啊，鹰野的应该是世界史。”

“下午学校没课了？”

“鹰野要留下？”

“嗯。这段时间待在家里反而让母亲心烦意乱，我打算留在学校做做小红书。”

鹰野话音刚落，深月就夸张地叹了口气。

“算了吧，今天肯定会积雪的，还是早点回家好。”

“是吗？你只是不愿意一个人回家吧？”

“啊，被你发现了。”

“你就是这种人嘛。”

“今天又冷又阴，你不觉得很烦吗？陪我回家吧。”

深月跟鹰野自幼儿园起就是同学，一直到高中，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家住得近，两家人的感情也都很好。眼镜基本上是鹰野的标准配置，他从小就是一副好学生的样子。去年他们还被分到了同一个班，鹰野当上了班长。至于成绩，他自然也是好得不得了，模拟考的结果评定让深月又羡又妒。深月认为，他就是典型的精英学生。

鹰野还是班主任榊老师的表弟。

“昭彦呢？”鹰野说出一个同学的名字，“你跟他一起回去呗？”

“唔……昭彦家比较近，不如你陪我的时间久啊。昭彦走到半路就回去了，又不好意思叫他专程送我回家。”

刚才被提到名字的同学——昭彦，家也在这个方向，因此也经常和他们一起上下学。但想到要一个人走在积雪的路上，深月决定纠缠到底。

“鹰野也一起回家嘛。”

“真拿你没办法，好吧。”

男生表情淡然，装模作样地叹息一声。

“我知道你想早点儿回家，但中午放学后还是先找个地方吃过东西再回去，好吗？菅原不是今天复学吗？应该会有人叫上一起。”

“啊？”

深月看着鹰野，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突然从他口中冒出的“菅原”有些陌生，但她脑中很快便跳出了熟悉的脸庞。哦，深月想，那个菅原啊……

鹰野看向突然停下脚步的深月。

“怎么了？到今天应该满一周了。只因为打麻将就被停课处分，是有点过分了。不过他还被抓到吸烟……”

听着鹰野的话，深月慢慢想起菅原的样子。作为深月所在的享誉县内的高升学率名校学生，菅原那一头褐发极不协调，一只耳朵上还戴着金色的耳钉。深月反复咀嚼着刚才鹰野的话，打麻将和吸烟。停课处分。

鹰野继续道：“不过真是可笑，还有不到一个月就中心考试了。就算是第四回抓到他抽烟，学校也不该给停课处分啊。”

“呃，嗯……”

深月的学校既然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名校，平时自然少有停课处分这类事端。而且距离高考第一关——中心考试只剩这么几天了，这种时候下达停课处分确实很罕见。更何况，深月想，被处罚一方所犯的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她可以理解鹰野为何觉得可笑。这种事情在好学校虽然很少见，但若换做普通高中，恐怕校方都不愿搭理。

深月歪着头，小声问鹰野：“不过，菅原会头一天复学就来吗？”

“应该会来。他也应该了解自己的立场，搞不好我们的午饭钱都

要被剥削掉了哦。虽说他是打麻将被抓包了，可也并非赌博，所以处分下来时他很生气，觉得太不可理喻了。”

深月闻言长叹一声。

“那一开始就不要做那种蠢事嘛……不过都复学了，他一定很怀念学校的气氛吧。”

“是啊，今天开始又要吵吵闹闹了。”

深月跟在鹰野身边，呆板地“嗯”了一声。她吐出白色的气息，抖了抖肩膀，抬起头来。

“对了，我妈妈她啊……”

“嗯？”

“好像要送新年礼物给榊君。说是今后中心考试啊、各种事情什么的要请他多多关照。你知道我妈妈喜欢园艺吧？她刚问我榊君喜欢什么花呢。”

“给榊送花？”

鹰野苦笑了一下。

“榊的话可不行，得送点有用的东西。那家伙，学生问他想要什么，他都会不客气地说想要汽车。”

“而且花又不能吃。”

榊走上教师岗位还不到三年，学生们一般都不管他叫“老师”，而是亲切地称他“榊”或者“榊君”。还有很多女学生自称他的粉丝，其中一人好像在他过生日时问过他想要什么，当时深月亲耳听见他厚着脸皮回答“要新车”。

“你妈妈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怎么会想送他花啊。”

“谁知道，可能觉得他一个人过新年挺可怜的吧。”

二人边聊边拐过商店街街角。平时骑车经过这里时，周围多少

都会有几个人，可能因为下雪，今天一个人都没有。路上一片雪白，仿佛整个镇子的人都消失了，深月不禁为之感叹，真是一幅令人陶醉的光景。

两人的交谈突然中断。只剩冰冷透明的、点缀着雪花的空气。

深月缓缓推着比自己的车要高出许多的自行车。一旦停止交谈，脑子里就会自动开始复习昨天囫圇吞下的英语单词和例句。还有那些历史年号、古文单词，若不努力时常回想，就会忘掉。距离中心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了，连她自己都很怀疑这些记忆到底能不能维持到那个时候。

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焦虑。

没错，也不能胡思乱想。

转上通往学校的笔直马路，还很新的教学楼就出现在眼前，散发着微弱的白光。教学楼建于四年前，即他们入学的前一年。今天这一场雪，仿佛给那座建筑打上了脚灯。

校门一侧镶嵌着青铜打造的校名牌匾。

她看着校牌，上面落了一层雪，隐隐发出白光。唯独今天，这块铭牌给深月一种奇怪的陌生感。

“私立 青南学院高中”。

(二)

罐装咖啡带着一声钝响从自动贩卖机出口滑落。

冬天从自动贩卖机上买到的热饮总是烫得几乎无法徒手拿起，他用戴着劳保手套的右手灵巧地拾了起来，并未马上拉开拉环，而是将罐子贴到脸上。真烫。